# 毛泽东阅读史(2)

◆ 陈晋

## 读书要为天下奇

关于西方自然科学。毛泽东说,在这方面“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”。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、地球史、生物史、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。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,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,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,关于土壤学,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,关于杨振宁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,毛泽东都曾花工夫去阅读和了解。

出身农家的毛泽东,在韶山发蒙之初,和其他农家孩子没有两样,不过是略识之无,为谋生之备。他当时的读物,无非是私塾必教的《三字经》、《幼学琼林》等蒙学读本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等经学典籍,以及《左传》《纲鉴易知录》等史传著述。在韶山纪念馆,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《论语》《诗经》,封皮上有他小时候的亲笔签名。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。此外,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,喜欢读《水浒传》、《精忠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传奇小说。这类读物,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。

关于私塾时期的阅读感受,毛泽东在晚年多次谈起,说是“读过孔夫子,五经四书,读了六年。背得,可是不懂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”。

父亲毛顺生,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,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,最好像自己一样,兼做一些米谷生意;识些字,有纠纷能讲出道理;会用算盘,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。这种安排,使毛泽东在读了六年左右的私塾后,不得不延宕学业,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。

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“非常喜欢的”《盛世危言》,知道中国之所以弱,在于缺乏西洋的铁路、电话、电报、轮船,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,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。人生未曾远行,便有了新的遭遇。连铁路、电话都未曾见过的毛泽东,有了新的梦想,开始把读书与立志连在一起了。

1910年秋天,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,离家时抄写了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:“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16岁的毛泽东,此时未必清楚志向究竟是什么,但以“学”立“志”,且志在四方之意,表达得很明白。

从1910年秋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,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,近9年时间,除当兵半年,自学半年,他主要在学校读书。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,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,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。

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,叫“毛奇”。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,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,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“立志”,常称“读书要为天下奇”,即“读奇书,交奇友,创奇事,做奇男子”。按后一种说法,毛泽东把“读奇书”当作了成为“奇男子”的关键条件。

在他的心目中,所立之志,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,由此宣称,“学不胜古人,不足以为学”。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。1915年22岁的时候,他对自己的阅读生涯,曾私下做过一番设计。同年6月,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,表示要效法康有为自称的阅读经历,即“40岁以前,学遍中国学问;40岁以后,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”。由此觉得,目前学校的教育方式,不能满足自己这个要求,很是苦恼。经过反复权衡,他还是认为古代书院那种主要靠自学的方式更好。9月间,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,自己要退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去自学。所谓自学,就是找一个深山幽静处,“读古坟籍,以建基础,效康氏、梁任公之所为,然后下山涉其新”。这番表白,透露出他对传统书院闭门求学方式的期期向往之心。后经朋友劝说,他才打消退学念头。毛泽东后来对学校里“填鸭式”的教育方式一直不满,从这里倒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

真正的阅读,不只是精神消费,也是一种精神生产。有两种阅读情况:一种是像收购废旧物质的商贩,把一些现成的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拿来即可;一种是深入地下矿井的工人,靠自己去开掘和发现丰富的一手矿藏原料。崇尚自学的毛泽东,显然属于后者。

求学是为了立志。毛泽东求学期间要立的“志”,又是什么呢?

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,最早谈到的是“修学储能”,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。这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。但很快,他的读书追求便超越了这个目的。特别是在经历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,他深感袁氏之流,不能说无才无能,甚至是有大才大能,但“其胸中茫然无有,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,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,此如秋潦无源,浮萍无根,如何能久?”看来,光有才能智计,终不能做成大事。

1917年8月23日,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封长信,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“能”,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“志”,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。他说: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,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、教育家等等,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,模仿别人,不算是真正的志向。只有根据“宇宙之真理”来“定吾人心”,才算真有志向。什么是“宇宙之真理”呢?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“大本大源”。

“本源”这个概念,源自朱熹,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。说起来很虚玄,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“绝对真理”。要找到这个“本源”,途径在“倡学”。也就是说,读书的目的,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“本源”,然后“以大本大源为号召,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?天下之心皆动,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?”

青年毛泽东很敬佩曾国藩。曾国藩谈论本源,说“得大本大源,则必有定向,而不致摇摇无着”;青年毛泽东把没得本源的人,比喻为“秋潦无源,浮萍无根”,意思一脉相承。毛泽东甚至说,“愚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”。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,或者予以回避。正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,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,是因为曾国藩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,在于他学有“本源”,并且能够用“本源”去“动”湘军之“心”,“动”天下人之“心”。也就是说,他能够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,感染天下士子。毛泽东所敬者,即在此耳。

在这封信中,毛泽东还说,近人当中,康有为“似略有本源”,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《孔子改制考》和《大同书》这样的著述,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目标理想。特别是其“大同”理想,很有些“宇宙之真理”的味道,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,恰恰也是让人人“共跻圣域”,“天下皆为圣贤,而无凡愚”,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。直到1949年写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,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“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”的代表人物,说他写了《大同书》,但“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”。

“读书要为天下奇”,所“奇”者,就在这个“本源”。明了这个目的,毛泽东表示:“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。探讨所得,自然足以解释一切。”

毛泽东当时探讨“本源”的切入点,是人心。为此,他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,希望从中找到真理,“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”。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,他在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,提出“革新学术,砥砺品行,改良人心风俗”的宗旨,就把寻求学术真理,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。

从寻找“本源”到“改良学术人心”,是毛泽东早期独具特色的阅读追求,是一条不可小看的伏线。他后来那样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,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思想意识,或发端于此。

怎样才能找到“本源”,毛泽东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。他在1917年8月23日谈论“本源”的信中讲:“所谓本源者,倡学而已矣。为学之道,先博而后约,先中而后西,先普通而后专门。”

为求“本源”,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,首推经史子集。

# 母亲邵华

毛新宇

### 13.敌人夺去了外公年轻的生命

这一对儿从遥远的南方长途跋涉而来又饱受战争磨炼的夫妻,面对他们的爱情结晶,欣喜若狂。他们的姻缘结在延安,孩子生在云阳,于是便起名安云,乳名安安。他们满心希望孩子永远记住延安,一生平平安安。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向报刊投稿,开始使用笔名“邵华”,后来,和父亲结婚登记时,她写了“邵华”。从此“邵华”就成了我母亲的名字。

我母亲的诞生,给外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乐趣。他除了工作之外,就是回家逗孩子玩。他不是抱着我母亲在屋里走来走去,就是给思齐唱歌,讲故事。有时,在照料外婆和他的宝贝女儿方面,也闹过不少笑话,急出一头大汗,心里却又美滋滋的。而我母亲的身边,也放满了伤残的伯伯叔叔们送来的小玩具。这些叔叔伯伯,对这个胖嘟嘟的可爱的小生命都疼爱得不得了,用那一双双握惯钢枪的大手,像抱着炮弹一样抱着母亲传来传去,有的还用硬楂楂的胡子亲吻母亲的小脸蛋。看着他们那一个个笨拙的样子,外婆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,却又不好去阻止。几十年后,外婆和母亲开玩笑:“邵华在娘肚子里就听到口号番号军号声了,生下来听的又是枪声炮声秧歌声,也算‘三八式’老革命了!”

1939年8月12日,为了培养党的高级干部,中央军委决定让外公外婆和另外几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学习和进修。同时,这几家的家属和小孩子也一同前往。

头一回坐飞机,头一回去苏联,大人小孩都乐不可支。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,这次遥远的异国之旅不仅关山重阻,半途而废,而且将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!

冥冥之中,上天似乎在预示着什么,飞机两次发动都失败了,到第三次才发出让人欣喜的轰鸣。一个多小时后,飞机降落到兰州机场,但通往苏联阿拉木图的飞机却要等到三天之后才有消息,大家只好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借宿。一天、两天……一两个月过去了,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主任伍修权想了许多办法,然而还是没有机场的任何音讯。滞留期间,外公和外婆结识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的夫人张学莲,碰巧她们俩先后生孩子,外婆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她们的义务,从此和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有一天,谢觉哉终于打听到有一架包机去苏联,好不容易花大价钱订上了机票,本想这回就会直达苏联了,谁知飞机到了迪化(今乌鲁木齐)竟然出了故障,而飞机又鬼使神差地在修好之后自行飞走了。大家只好失望地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继续等待。

几天后,外公等人面见新疆督办盛世才,请求他出面协调飞机。盛世才却以苏联方面派不出飞机为由,搪塞了过去。以后陈潭秋提出送他们回延安时,盛世才却心怀鬼胎,说眼下内地形势复杂,等情况好转后再送他们回去。大家只好抱着一线希望,焦急地等待着飞机。

然而,盛世才却在狼顾鹰视,权衡得失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步恶化,他开始排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,逐步滑向罪恶的深渊。1941年1月,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,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季源博也与盛世才眉来眼去,策划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
这年5月,大家拖儿带女以郊游为名,来到地处迪化东郊的风景区水磨沟,准备召开秘密会议,研究党内整风等事项。担任党支部宣传组长的外公发现了一处带有廊坊的小桥,那里游人稀少,正是一个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去处,便前去察看。谁知年久失修的木桥突然坍塌了,外公掉进小河里,身体多处被木头撞破,鲜血直流。回来后,外公开始发高烧,看到情况严重,人们把他送到了迪化南关医院。谁知这时,一个恶魔的阴影却向外公扑来。

原来,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是个被苏联通缉的白俄罗斯人,他对苏联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,自然也视中国共产党人为敌人。盛世才借刀杀人,选用这个白俄医生最能掩人耳目。本来,外公只是外伤,不会有危险的,治疗和休养几天后就可以出院,这个白俄医生却以治疗为由,给外公注射了一剂毒针。1941年6月12日,这是我们全家永远铭记的日子,敌人以这种卑鄙的手段残忍地夺去了外公年轻的生命!

# 鄞变一八五二

徐蛀民

### 2.心里起了诧异

又有老者哀哀说道:“我们原本也是正经种田人家……如此这般人分两色,我们岂不也成了‘堕民’一般?”

此言一出,座中老农更显焦躁,立时有如芒刺在背,坐立不安起来。原来这宁波的“堕民”,据说是当年元军的后裔。元朝灭亡时,驻守宁波、绍兴一带的元军俘虏,皆临死刑。他们哀求免死,发誓世代为奴。朱元璋遂“定户籍,匾其门曰丐”,又“禁入学读书,禁进入仕途,禁从事工商,禁耕作田地,禁与平民婚配,禁高声说话,禁昂首阔步,禁聚众集义,禁夜间喧哗,禁成群结队”,从此世代成为贱民,专事阉鸡鹅猪、担粪桶、收旧货、扫垃圾、卖鸡毛之类的下作营生。这个时候,周祥千台子一拍:“我就来写一张状纸,交到它县府官衙去,讨问一个明白!”

清冷夜色里,周祥千舌头打梗,谢绝诸位村农的陪送,提了一盏灯笼,朝着来路晃步而去。柿子树、梧桐树、乌桕树,树声簌簌,黑影幽幽。灯笼照着脚下的石块路,周祥千倒感叹起来,说这人也是聪明,都将石块平的一面朝上,这就砌成了路面;又觉得这路面一块块的纹路,甚像老松树的树皮,这不就走在松树树干上了么?

这时候的天象却越发作起怪来。原本丝丝缕缕的雾气,竟片片团团地稠密起来。隐约就在前头白雾里,看见红衣纱裙那么一闪,去入一片竹林。紧上几步,又仿佛见是一个女子的身影。周祥千遂趋步随着而去。

夫人卢氏从小儿口中得知,夫君许是去农家饮酒了。虽说适才争吵了几句,到了这会儿毕竟放心不下,就叫了老苍头打着灯笼,沿路到大村迎接去了。老苍头直走到祠堂大树前,也未见到个人影。整个大村除了几声狗吠,漆黑黑没有一丁点声响和光亮,冷风飕飕的,老苍头不免周身汗毛立起。路就这么一条,怎么就没有遇见老爷呢……这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个身影跟跄而来,脱口叫了声“老爷!”

周祥千一路跟跄而来,忽闻一声叫唤,一怔之间,蓦然就醒了。仔细看时,那红影竟成了老苍头手里的灯笼,而自己手里的灯笼,却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熄灭了。这时候,他心里起了诧异,这么黑灯瞎火的,自己竟是从哪里转到了这里……冷风一吹,一个激觫,酒已醒了一大半。

东方破白,原来只是石破天惊的灵光一动。接着就有一缕血色天光,将黑沉沉的夜幕生生撕开一道。须臾工夫,夜幕已被杀出破绽。接着,漫天的红黑撕扯割据,就惊心动魄、恢宏而又惨烈了。其时,广袤四野还在沉睡,又有几人能够看着这天穹之上的血光之相?

县前街的县衙大门这时候威风凛凛地打开,一班执杖举旗的“快班”衙役忽隆隆列队出门,后面便是知县冯翊的四人抬蓝呢轿子。这冯翊三十余岁,蓄了些胡子的脸上,眼神尖尖,只是眉毛眼角稍稍吊起,人称“吊眼皮”,自忖却是个不怒而威的模样。这日冯知县早早地穿上了他的七品官服,胸肚上绣着名为“鸿漱”的水鸟补子,然后正正地戴上黑皮檐、红帽纬、素金顶珠的暖帽。这日正是立春节气,地方知县照例要做一趟“彩仗迎春打春牛”的功课,意在劝农,以表官家重视农事、祈求丰收之意。一行前呼后拥出得县衙大门,扛着官衔牌的衙役顶前先行,接着便有衙役鸣锣开道,“当当当当”,一次七响,意为“军民人等齐闪开”;如有百姓不及肃静和回避的,轻者吃杖,重者拿办。

此刻冯翊却是心不在焉,另有牵挂——浙江巡捕又是恩师的常大淳,这几日即要亲临宁波鄞县,视察操办团练乡勇之事。上一年的正月,咸丰登基未几,广西金田一个名为洪秀全的不第秀才聚众造反,号称“太平军”。咸丰帝命曾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“荡平群丑”,林则徐星夜兼程,却在路上突然病逝。咸丰又命赛尚阿继赴广西。现在这个时候,太平军正被官军围堵在广西永安,两边厮杀尤烈。年前,冯翊拜见宁波知府毕承昭,要说的就是操办乡勇团练事。操办乡勇团练,第一便是事关银两经费。可是宁波地方,本来设关榷税,设卡抽厘,局卡林立,几遍水陆,商民早已怨声载道;冯翊却趁机又弄出一个“红封白封”的办法,专向农人贫户加课税银,又严厉禁绝鄞东一带百姓的私盐买卖,好让盐商多交盐税。这些招数,于毕承昭好处不多,风险却不小。所以冯翊一说操办团练的事,毕承昭便沉敛下神色,王顾左右而言他。